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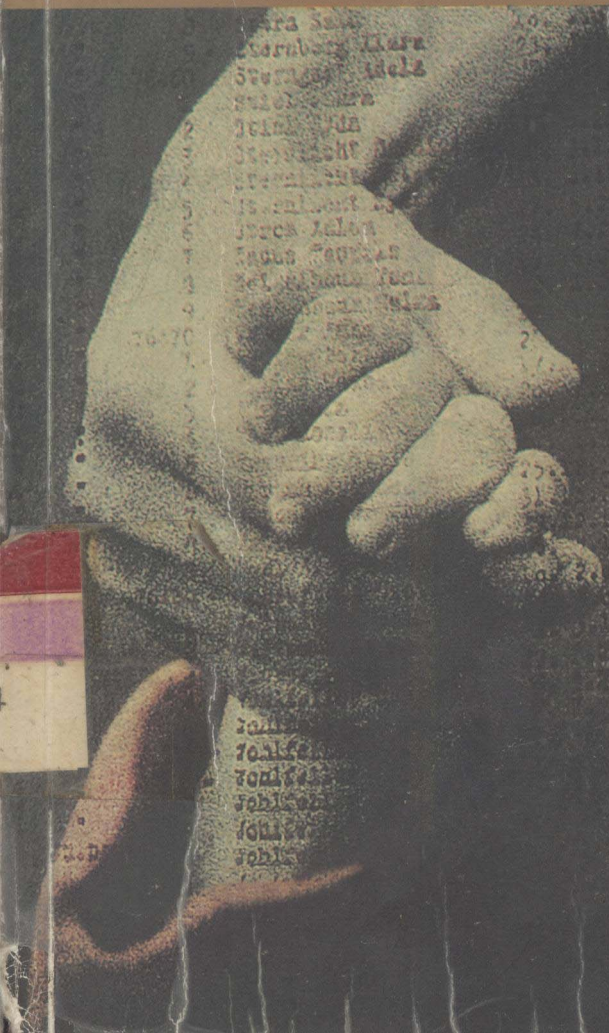
辛德勒的名单

大师名作系列

奥斯卡·辛德勒，一个让人充满争议的名字，一个让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牢记的名字。虽然拥有完整可信的资料能证明辛德勒先生的善行，但我们无法忽略他那种难以定位的复杂身份，这位德国乐天派、投机商、魔法师，与矛盾象征的名字。

本书于1989年出版，曾获颁英国文学最高荣誉『卜克』大奖和美国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刚一出版立刻被天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看中，重金购得版权，倾毕生心血拍成影片，一举囊括奥斯卡12项提名，7项大奖。

(全译本)



Master Pic
大师名作系列

辛德勒的名单

1943年12月18日
1944年12月18日



辛德勒的名单

获颁英国文学最高荣誉大奖
囊括奥斯卡金奖 12 项提名

辛德勒的名单

【澳】汤玛斯·肯纳利 著

【台】彭倩文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英大誉荣高最学文国英融恭
谷豨页 Ω! 荣金十祺奥甜囊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刘兰生

装帧设计:张国利

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

[澳]汤玛斯·肯纳利 著

[台]彭倩文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河南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60,000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87-478-6/1·440 定价:22.80 元

敦煌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奥斯卡·辛德勒，
以及里奥波德·费佛伯格，
费佛伯格以他的热情与坚持，
促使了这本书的诞生

作者序

一九八〇年，我走进了加州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皮箱店中，并询问了几个公事包的价格。这家商店的老板里奥波德·费佛伯格是一位由于辛德勒的援救才能保全性命的犹太人。而在费佛伯格店中那些放置着意大利进口皮件的置物架旁，我首次听到了奥斯卡·辛德勒这位德国乐天派，投机商人，魔法师，与矛盾象征的名字，以及他在那场如今被称之为浩劫的苦难年代拯救一个受压迫民族的感人事迹。

这份奥斯卡惊人历史的记录报告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根据辛德勒所拯救的五十位生还者的访谈记录，这些生还者目前分别居住在七个国家——澳洲，以色列，西德，奥地利，美国，阿根廷，与巴西。在里奥波德·费佛伯格的陪伴之下，我前往书中的几个重要地点观察当地的环境：克拉科夫，奥斯卡所钟爱的城市；普拉佐，阿蒙·哥德的耀耀劳工营的所在地；萨布拉西利波瓦街，奥斯卡的工厂至今仍然挺立如昔；奥希维——伯克瑙，奥斯卡曾在此地救出了他的女性囚犯。这场实地旅行使我获得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但此书内文的详尽叙述绝大部分是仰赖几位奥斯卡战争时期的旧识与他战前的许多朋友们所提供的文件与其他资料。而由辛德勒犹太人（*Schindlerjuden* [Schindler Jews]）所存放在亚德瓦歇姆，殉道者与英雄纪念组织中的丰富证言也更加充实了此书的内容。除此之外，由亚德瓦歇姆与奥斯卡的一些朋友们所提供的个人证言与奥斯卡本人的札记与信件，也增加了此书的完整性。

运用小说的结构与技巧来叙述真实故事是现代文学写作中相当普遍的一种方式。而这也是我在此所采用的写作方式——部分是因为小说家的技巧是我个人所唯一熟知的写作工具，部分是因为小说的技巧似乎相当适合于描绘奥斯卡那种暧昧且具有多面性的性格。但不论如何，我仍然尽量避免虚构性的事件，因为虚构的事件将会贬低了这份真实记录报告的价值，而在另一方面，我也企图穿透笼罩于奥斯卡这般复杂人物身边的迷雾，厘清现实与迷思之间的分野。有时我必须根据一些简短的记录来重建出奥斯卡与其他人之间的对话内容。但此书中大多数的对话与全部的事件皆是根据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那些亲眼目睹奥斯卡拯救行动的证人们的详细回忆记录，所建构重组而成的真实事迹。

首先我必须感谢三位辛德勒犹太人——里奥波德·费佛伯格、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贝耶斯基法官，以及米赛斯罗·潘波。他们三位不仅与我分享他们对于奥斯卡的珍贵记忆与重要的文件资料，使我拥有更丰富的资料来呈现出精确的事件，同时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花费了许多时间阅读此书的初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指正与建议。而我也必须感谢许多辛德勒犹太人与奥斯卡战前的旧识，他们慷慨地以信函与文件资料赋予我极为丰富的资讯。这些慷慨的朋友包括艾蜜利·辛德勒夫人，鲁德米拉·费佛伯格太太，亨利·罗斯纳与马瑞安娜·罗斯纳夫妇，里奥波德·罗斯纳，亚列克斯·罗斯纳，伊德克·辛德尔医生，达努塔·辛德尔医生，瑞琴娜·哈洛威兹太太，布隆妮斯拉娃·卡拉库斯卡太太，李察·哈洛威兹先生，西姆尔·斯普林曼先生，已离开人世的贾克伯·斯特恩伯格先生，杰尔·斯特恩伯格先生，利维斯·法金夫妇，亨利·金斯特林格先生，瑞贝嘉·鲍太太，爱德华·贺伯格先生，M·贺希菲尔德夫妇，尔文·葛洛文夫妇，以及其他许多朋友。在我的家乡，E·克尔恩夫妇不仅与我分享他们对于奥斯卡的珍贵记忆，同时也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而亚德瓦歌姆的约瑟夫·克尔米博士，希姆尔·克拉考斯基博士，维拉·普劳斯尼，夏纳·阿贝尔斯，以及哈达萨·莫德林格慷慨地提供了许多辛德勒犹太人的证言，以及珍贵的录影带与照片资料。

最后,我必须对死去的马丁·高希先生献上最诚挚的敬意,由于马丁先生的努力,才使得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引起了整个世界的注意,而我同时也必须感谢他的遗孀露希拉·盖尼斯太太对于这个写作计划的热烈支持与援助。

由于这些热心人士的协助,奥斯卡·辛德勒惊人的历史故事才能首次以此丰富完整的面貌公诸于世。

·汤玛斯·肯纳利

目 录

作 者 序	1
序 曲	1
第 一 章	13
第 二 章	24
第 三 章	33
第 四 章	40
第 五 章	46
第 六 章	52
第 七 章	59
第 八 章	67
第 九 章	79
第 十 章	83
第 十 一 章	89
第 十 二 章	95
第 十 三 章	105
第 十 四 章	112
第 十 五 章	117
第 十 六 章	127
第 十 七 章	140
第 十 八 章	149

第十九章	155
第二十章	167
第二十一章	180
第二十二章	191
第二十三章	202
第二十四章	217
第二十五章	233
第二十六章	238
第二十七章	263
第二十八章	272
第二十九章	280
第三十章	294
第三十一章	301
第三十二章	318
第三十三章	328
第三十四章	367
第三十五章	375
第三十六章	383
第三十七章	396
第三十八章	409
尾 声	427

序 曲

一九四三年·秋季

在波兰的深秋时分，一个穿着昂贵大衣与双排扣晚礼服，并在晚礼服翻领上别了一个黑珐琅镶金纳粹十字徽章的高大年轻人，从位于克拉科夫旧市区中心边缘的斯特拉佐基果街上的一所现代化豪华公寓中走出来，他的司机在严寒的街道上喷着白雾，为他打开了一辆巨大爱德勒豪华轿车的车门，即使是在这个昏沉阴暗的世界中，这辆轿车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注意脚下的道路，辛德勒先生，”司机说，“它就像寡妇的心灵一样，已经结了一层冰了。”

在观察这一幕小小的冬日街景时，我们对于这个故事已有了一个相当安全的认知基础。这个高大的年轻人终其一生都将穿着他的双排扣晚礼服，而由于他的工程师气质，巨大闪亮的交通工具总是能带给他满足快乐的情绪，同时，他虽然是个德国人，并且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转型期中，是个有一些影响力的德国人，但他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物，波兰司机随时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然而这些简单的人物素描并不能勾勒出整个故事的全貌。因为这是一个刻划出善良如何战胜邪恶的真实故事，而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可以明确计算统计的胜利。如果你从事件的另一个层面来处理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当你以编年法的方式来记录邪恶所逐渐获得的那些可以预料与计算的成功时——你就可以轻易地以一种智

慧性的辛辣嘲讽态度来避开沉闷乏味的陈腔滥调。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运用那些可称之为这个故事的不动产的一切邪恶事迹，来呈现出其不可避免的特性，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原先的善意或许随着一些例如尊严与自觉性等无法衡量的事物一同消磨殆尽。人性的邪恶是作家的主题，而原罪则是历史学家的母乳。但在刻划美德的时候，这却是一种相当冒险的诠释角度。

“美德”是个危险的辞汇，而我们必须先作一些解释：就一般观念而言，那个在古老典雅的克拉科夫城，小心翼翼地将他闪闪发亮的皮鞋踏在冰封街道上的奥斯卡·辛德勒先生，并不是个具有美德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中，他明目张胆地与他的德国情妇朝夕相处，并和他的波兰秘书维持一段长久而稳定的恋情。而他的妻子艾蜜莉虽然有时会到波兰来探望丈夫，但她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摩拉维亚。有些人企图与奥斯卡解释：对他所有的女人来说，他一直都是个善良慷慨的情人。但是就“美德”的一般性诠释角度而言，那并不是个可以为他脱罪的藉口。

同时，他也是个放纵无度的酒鬼。有时他只是为了纯净明澈的美酒而开怀畅饮，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则是为了某些更为实际的目的而和生意伙伴、官僚，以及黑衫队人员一同把酒言欢。就像少数得天独厚的天生酒客一般，他在酒精的作用之下仍能保有清明的心智与干练优雅的风采，但同样地，若是以道德的狭隘定义来衡量，那绝对不能作为狂饮作乐的藉口。同时，虽然我们拥有完整可信的资料来证明辛德勒先生的善行，但我们也无法忽略他那种难以定位的复杂身份：他一直是在运用一个腐败体系的野蛮力量来进行他的工作，而这个残酷的体系在欧洲设立了许多各式各样但却同样泯灭人性的营地，并创造出个贫困而难以描绘的囚犯国度。因此，开展这个故事的最好方式，或许是先描述一段能显示出辛德勒先生的古怪美德，并呈现出激发他此种善行的地点与同伴的短暂时刻。

在斯特拉佐基果街的尽头，辛德勒的豪华轿车静静驶过瓦威尔堡巨大黑暗的阴影，国社党的心腹律师汉斯·法兰克（译注：德国政治家、法学家，与纳粹份子，曾担任波兰占领区行政长官）在这栋城堡中

统治着波兰政府。如同所有邪恶巨人的城堡一般，这栋建筑物中也看不到一线光辉。当轿车转向东南方往河边驶去的时候，辛德勒先生与司机都不会对那巨大的堡垒瞥上一眼。在波德果尔桥边，几个武装警卫站在冰冻的维斯杜拉河上，阻止游击队与其他违反宵禁的乱民越过波德果尔与克拉科夫之间的关卡。这些警卫对这辆豪华轿车，辛德勒先生的面孔，以及由司机所呈交给他们的通行证皆非常熟悉。辛德勒先生经常越过这道关卡，有时是从他的工厂（他在那儿也有一所公寓）到城里洽谈生意，有时则是从斯特拉佐基果街的公寓到他位于萨布拉西的工厂去处理业务。他们也常常在夜幕低垂的时候，看到辛德勒先生穿着晚礼服或是半正式的服装，沿着不同的道路去吃一顿晚餐、参加一场宴会，或是奔向一个不知名的卧室。在某些时候他也会像今晚一般，到距离市区十公里之外的普拉佐劳工营，与爱好感官享乐的黑衫队司令官阿蒙·哥德共进晚餐。这些警卫知道辛德勒先生是个出手大方的慷慨人物，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毫不吝惜地送给他们一些上好的美酒，因此这辆轿车并未经过太多检查，就立刻通过关卡驶向位于郊区的波德果尔。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诡谲邪魅的历史时刻之中，虽然辛德勒总是难以抗拒佳肴美酒的诱惑，但今晚的宴会所带给他的并不是兴奋的期待，而是不耐的厌烦。事实上，与阿蒙一起饮酒闲谈向来就是件讨厌的苦差事。然而辛德勒所感到的是一种辛辣的反感，一种古老刺激的嫌恶——就像在中世纪的绘画中，正义之士对受诅咒的罪人所感到的情绪一般。因此这种厌恶感并不会使奥斯卡意志消沉，反而激起了他高昂的斗志。

当轿车驶入过去犹太聚居区中的公车道时，坐在昂贵黑色皮椅上的辛德勒先生就像以往一样，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吞云吐雾。他的神情泰然自若，平静优雅的手指看不出丝毫紧张焦躁的迹象。他风度翩翩的抽烟姿态暗示出他是个永远不必担心烟酒短缺的富裕商人。而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当他经过死寂黑暗的普洛克辛乡村，并看到一长串或许是载满步兵，囚犯，甚或是牛群——虽然此种可能性相当小——的牛车时，他是否暗暗希望自己能火花烟雾的世界中

找到一丝慰藉的力量。

在距离市区大约十公里的乡村地区，爱德勒轿车驶入右方一条叫做杰洛佐林斯卡的街道上。在明亮的霜寒夜色之下，首先进入辛德勒先生眼险之中的是山丘下那座废弃的犹太教堂，然后他看到了普拉佐劳工营的简略外观，过去这里曾是一座如耶路撒冷般的犹太城市，而今日却变成了一个囚禁着两万名焦虑不安犹太人的巨大牢房。站在营地门口的乌克兰士兵与带着武器的黑衫队员彬彬有礼地向辛德勒先生问候致意，这是因为他们和波德果尔桥的守卫一般，知道这个客人必然会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

在来到行政管理大楼附近的时候，辛德勒的轿车踏上了一条铺满犹太墓碑的监狱道路。在两年以前，这个区域仍是一片犹太墓园。以诗人自居的哥德司令官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隐喻注入他的劳工营建筑结构之中。这个墓碑碎片的隐喻横越整个区域，正好将这个劳工营分成两个部分，却从不曾向东延伸至哥德司令官的私人别墅。

街道右方的守卫室后面矗立着一座过去曾是犹太停尸间的阴森建筑。它似乎是在宣告：在这个地方，死亡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而这儿将是所有死者的歇息处。但事实上，这里现在已变成了司令官的马厩。虽然辛德勒先生早已看惯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景象，但他仍然会以一阵充满反讽意味的轻咳来作为某种回应方式。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你对全欧洲地区的一切荒唐现象都有所回应的話，那么这些现象将会侵入你的生命之中，成为你永远不能卸下的重担。但我们知道，辛德勒先生拥有极大的力量来承载这一类的重担。

在这个夜晚，一个叫做波德克·费佛伯格的囚犯在清寒的夜色之下缓缓地走向司令官的别墅。年方十九岁的勤务兵里希克带着一张由黑衫队人员所签署的通行令来到费佛伯格的营房。这个小男孩面临到无法解决的难题：司令官的澡盆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污垢，他害怕要是哥德司令官突然心血来潮想要洗晨澡的话，必定会怒气冲冲地将他打得体无完肤。费佛伯格过去曾是里希克的高中老师，而现在他在劳工营的车库中工作，可以轻易拿到有效的去污剂。他带着里希克到车库中拿了一把刷子与一瓶清洁剂。到司令官的别墅工作

总是使囚犯们感到前途茫茫生死未卜,但却可能有机会从那个饱受哥德虐待的犹太女仆海伦·贺希那儿弄到一些宝贵的食物,而这个慷慨的女仆同样也是费佛伯格的学生。

当辛德勒先生的轿车来到距离别墅仍有一百公尺的地方时,引擎声就使得狗群疯狂地吠叫怒德勒二等兵,是吗?在他的脖子上围了一条毛毯,狼吞虎咽地吞着他污秽的干粮。或许就在克尔可夫。”

望着辛德勒先生优雅迷人的翩翩风度,他所描绘出的的确是一幅古怪可笑画面,连辛德勒自己都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

“这种情形曾经发生在……”伯西说,试图摩擦手指发出响亮的声音:“曾经发生在……华沙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

“托本斯,”哥德说,他突然又回复了生气。“曾经发生在托本斯身上,或许应该说是几乎发生。”

国安局主管佐尔达说:“喔,没错。托本斯差点儿就被送到军队去了。”托本斯是华沙的企业家,他的事业比辛德勒与马德瑞西更为成功。“汉尼,”佐尔达说(汉尼就是纳粹政客海因利希·希姆莱),“到华沙吩咐当地的军方人士,要他们把该死的犹太人赶出托本斯的工厂,然后要托本斯立刻入伍,并且……并且把他送到前线。你们听清楚,送到前线!然后汉尼告诉我在华沙的同事,他说,要他们用显微镜好好地检查托本斯的帐簿!”

托本斯与军方督察团关系良好,军方督察团给予他有利可图的战争合约,而他总是以昂贵的礼物来作为回报,因此军方督察团立即展开营救托本斯的行动,谢尔纳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述说事情经过,然后他低下头来,对辛德勒亲昵地眨眨眼。“为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克拉科夫,奥斯卡,我们都非常爱你。”

或许是为了表达出在场所有宾客对于奥斯卡的温暖情意,哥德突然站起身来,和着罗斯纳兄弟所演奏的音乐吟唱出《蝴蝶夫人》的主旋律。而穿着体面服装的罗斯纳兄弟,就像所有在恐怖犹太聚居区中的恐怖工厂中工作的艺人一样,丝毫不敢懈怠地努力进行他们的工作。

费佛伯格与勤务兵里希克此时正在哥德楼上的浴室中刷洗厚厚

的顽垢。他们可以听到罗斯纳兄弟的音乐，以及宾客们的笑声与谈话。楼下的宾客现在开始喝咖啡，而那个可怜的女孩莉娜在服侍客人用餐之后，并没有再遭受到任何残酷的攻击，安全地回到厨房中。

马德瑞西与提西喝完咖啡之后立刻起身告辞。辛德勒准备和他们一同离去，那个波兰女孩似乎依依不舍地想要把他留下，但奥斯卡并不愿在哥德家中寻欢作乐。哥德家是享乐主义者的天堂，你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但奥斯卡发现自己对于黑衫队人员横行作风的了解，使得他在这儿所说的每一个字，饮用的每一杯酒都被抹上了一道令人作呕的邪恶光芒，而更别说是那些关于性交易的暗示了。如果他把一个女孩带到楼上，他会想到伯西、谢尔纳和哥德也正在和他一般地放纵取乐，正在——在楼上或是浴室或是卧室中——做着和他一般的龌龊行动。虽然辛德勒先生并不是一个禁欲的和尚，但他宁愿做个和尚，也绝不愿在哥德家中进行一段风流韵事。

他开始和谢尔纳聊天，谈论战况、波兰强盗，以及即将来临的严寒冬季。他想让那个女孩感到谢尔纳和他有着兄弟般的情谊，而他是绝对不会和兄弟的女人牵扯不清的。他吻女孩的手向她道晚安，然后他看到哥德已离开餐厅，正往楼梯的方向走去，一个刚才坐在他旁边的女孩搀扶着他。奥斯卡向其他宾客匆匆道别，赶到哥德身边拍拍他的肩膀，哥德回过头来，睁着模糊不清的双眼望着他。“喔，”他的声音充满酒意，“要走了吗，奥斯卡？”

“我必须赶回家，”奥斯卡说，他的德国情妇英格丽在家中等他。

“你真是匹可恶的种马，”哥德说。

“但还是比不上你，”辛德勒说。

“对，你说得没错。我是个该死的世界冠军。我们现在要……我们要去哪儿啊？”他转身询问身边的女孩，但没等她回答就又开始自说自话。“我们要到厨房去看莉娜有没有做好她的清洁工作。”

“不对，”女孩笑着说，“我们不去厨房。”她扶着哥德走上楼梯。她基于一种女性情谊而高贵地保护了那个厨房中的瘦弱女孩。

辛德勒望着他们——高大笨重的军官和那个搀着他的纤细女孩——踉踉跄跄地走上楼梯。哥德那种烂醉如泥的狼狈神情使人觉得

他大概会一觉睡到日上三竿的正午时分才会起床，但奥斯卡知道这位司令官有着惊人的强健体魄与严谨自制的生物时钟。哥德也许会在凌晨三点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写一封信给他那住在维也纳的父亲。睡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在早上七点就会神采焕发地带着步兵来福枪站在阳台上，准备将偷懒的囚犯就地正法。

当哥德与女孩登上第一层楼梯平台的时候，辛德勒避开他人的目光，沿着走道往房子后方走去。

费佛伯格与里希克没想到司令官会这么早就回到卧室，在听到司令官与女孩交谈的声音之后，他们立刻开始蹑手蹑脚地收拾清洁工具，潜入卧室准备从侧门溜出去。但哥德并没有醉得那么厉害，他看到了他们两人鬼鬼祟祟的身影和手中的刷子，开时怀疑他们是前来暗杀他的刺客，不禁感到有些害怕。而当里希克畏畏缩缩地走到他面前以颤抖的声音报告时，他才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两名囚犯。

“司令官先生，”里希克吓得半死，“我想要向您报告您的澡盆上结了一层污垢……”

“喔，”阿蒙说，“所以你就去请了一位专家。”他对那个男孩招手，“到这儿来，亲爱的。”

里希克鼓起勇气走到他面前，立刻挨了一记重重的拳头，七横八竖地躺在床下。阿蒙再度邀请这个倒霉的男孩走到他面前，他似乎以为他的女伴会觉得他用慈爱和蔼的口吻对囚犯说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年轻的里希克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到哥德面前，然后又挨了一记拳头。当这个男孩再度站起身来的时候，费佛伯格根据长久以来的囚犯经验，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命运了——他们会被伊凡押到庭院中枪毙。但司令官现在似乎心情不错，只是叫他们立刻滚出去，于是他们就像逃命般地跑出大门。

费佛伯格在几天之后听到里希克被阿蒙处决的消息，而他仍然提心吊胆地以为哥德是因为浴室事件而枪毙了那个男孩。事实上，那件事与里希克的死亡毫无任何关连——里希克所犯的错误是，他并未事先获得司令官的同意，就自作主张地为伯西先生准备了一辆马车。